

当前经济理论界 的意见分歧

吴易风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毛增余 (010-68319287)

封面设计:白长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 / 吴易风著 . - 北京 : 中
国经济出版社 , 2000.5

ISBN 7-5017-4913-2

I . 当 … II . 吴 … III . 经济理论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6438 号

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

吴易风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 100037

北京银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185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7-4913-2/F · 3904

定价 : 13.80 元

目 录

吴易风教授访谈录 本社特约编辑 余仁实(1)

—

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 (1)
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 (6)

二

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3)
关于考察西方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动向的
方法论问题 (34)
价值理论“新见解”辨析 (42)
两种“范式危机”论 (61)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问题 (78)

三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81)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87)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要求	(119)
国有企业改革不要乱下药方——答《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问	(121)
私有化及其后果——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125)
关于非国有化、民营化和私有化	(133)
什么是私有化?	(147)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理论思路和政策思考	(157)

四

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对策	(163)
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71)
我国目前是否已经出现通货紧缩? ——答《当代思潮》 读者问	(182)

五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引进外资的理论研究	(188)
引进外资需要研究和确定的十个政策问题	(193)

六

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	(193)
----------------------	-------

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在我看来,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意见分歧。正常的意见分歧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然而,与此不同,有一类分歧是重大原则分歧。几年来,围绕这些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多次争论,未能取得共识。

据我所知,关于重大原则问题意见分歧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意见分歧是“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分歧;另一种看法是,这是两种改革观的分歧。

我认为,不管对分歧的性质如何看,都应该遵循“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以理服人。即使是学术批评,也应该找出对方错误的证据,然后再进行批评。可是,个别人的做法与此相反。在进行学术批评时,不引证被批评者的话,甚至连片言只语都没有就批字当头,一批到底,乱扣帽子。这就破坏了学术争论的气氛。

最近发表的一位学者的文章就是如此。这篇文章没有引用被

* 原载《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5期。

批评者的任何一句话，也就是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便劈头盖脸地批，扣上一大堆反对改革的帽子，诸如“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认为该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是不是要中国的改革逆转”，“对改革开倒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难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议论纷纷，有一位老教授说：“这不像一个学者写的学术文章，倒像是一份大字报”。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过去有人“唯我独革”，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一概斥之为“保守派”。现在，经济学界有人“唯我独改”，把有不同看法的人一概斥之为“反对改革”。“唯我独改”的人自有一套特殊的逻辑。他只求助于“大胆假设”，连“小心求证”都不要。只要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哪怕你的改革方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和国情，你也要被他认定是“保守派”。例如，当他不断改变手法始终主张搞私有化，而你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时，他就说你是“反对改革”。江泽民同志早就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私有化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主张私有化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的分歧是两种改革观的分歧，而决不是“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分歧。

二

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存在一系列意见分歧，其中有不少是原则分歧。

首先，关于市场经济和基本社会制度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市场经济是同一定的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意见则认

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应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其次,关于所有制。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必须起主导作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以“非国有经济”作为基础和主战场,国有企业应当实行“非国有化”,即私有化。

第三,关于分配制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市场经济的个人收入分配只能“按贡献分配”,即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应按劳分配。

第四,关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市场经济能自行调节,无须进行政府干预。进行宏观调控就是向计划经济的复归。

这些分歧,都是重大的原则性分歧。请设想一下,如果不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如果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那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两种改革观,实质上关系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

三

在我国,分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是一个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主义存亡的根本问题。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识。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相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必然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经济理论界确实有人认为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他们要求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非国有化”。“非国有化”一词最初来自西方国家,其含义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后来西方国家普遍用“私有化”一词代替“非国有化”。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开始时也用“非国有化”表示对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企业实行私有化,后来也都改称“私有化”。

我们对国内理论上的私有化倾向要有足够的重视。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请看看这些报刊资料。有的抨击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说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有的提出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有的提出“‘细分’公有权”,“将财产权利还原为个人权利”,让“每个选民都拥有一份排他性的财产权利”。有的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认为“公民产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有的提出“可能经济发展的规律逼着我们通过先把国有资产分到个人腰包这个弯路”。很明显,这些主张都是要求私有化。如果接受他们的主张,并付诸实施,就必然会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界有不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前几年涌动的私有化思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迫于形势,私有化思潮一度有所收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私有化思潮又有重新泛滥的趋势。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有多种方式。其中有:将国有资产出售给或部分出售给私有部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将50%以上的股份卖给私人持股者;依照租约将国有企业

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将国营企业改变为多种结构的公私合营企业；将国营企业改变成生产合作组织和消费合作组织；控制权或收益权从公有部门转移到私有部门；等等。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蒙古共和国，私有化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将国有小企业出售给本企业工人、劳动集体或个人。大私有化是将国有大企业实行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股票用私有化券购买或用货币购买。

对于什么是私有化，应该提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马克思的产权概念是与财产有关的多种权利的复合体，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证明：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分别从所有权和所有制两个层次上提出判别私有化的标识。

从所有权方面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使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使国家从企业所有者变成为非所有者，使国家所有权转移到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私人手中，这就是私有化。

从所有制方面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使企业从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变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就是私有化。

这两个判别私有化的标识实际上是统一的。上层建筑中法律上的所有权，对应着经济基础中的所有制。一定的所有制决定着一定的所有权，所有权又反作用于所有制。

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适当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我们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更不能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

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 “团结在一个旗帜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崔之元在《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①一文中说：“在数学基础理论中，我们还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大家知道，和经济学不同，数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都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例如语言学、逻辑学，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如果有人想把数学分成西方数学和马克思主义数学，那就会成为笑话。原因很简单，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本身根本不存在这一区别。反之，如果有人想抹杀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则界限，断言经济学没有阶级性，要经济学家们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那同样会成为笑话。原因也很简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阶级性决定了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经济学。

可是，现在有人公然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

* 原载《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7期。

① 《中国书评》1995年9月号。

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种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一想法的动机也许不坏。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对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就可不必在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还要再研读西方经济学。同样，西方国家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也可不必在学了西方经济学之后再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者来说，大家也许就真的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为无疆界的共同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就不会只发给西方经济学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份儿，更不会把琼·罗宾逊这样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拒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门之外。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追求经济学的普遍性和一般科学意义的理想，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不能不宣告破灭。

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而且也没法“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是因为经济学具有某些人所不愿看到的阶级性。经济学的阶级性使这个领域的自由的科学成为不可能。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反对自由的科学。”^①

从现象上看，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家常说：“有五个经济学家，就有六种观点。”观点的数目超过经济学家的数目。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至少有一个经济学家早上持一种观点，晚上又持另一种观点。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基本上分两个营垒：一个是维护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判资本主义的营垒。当然，每个营垒还可以再分。例如，维护资本主义的，又可分为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我国当前的经济学论著，真可谓五花八门，什么观点都有。然而通过分类可以发现，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例。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总是同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应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关于所有制。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国有经济成分必须起主导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容纳大量国有经济，只能以非国有经济作为微观基础和主战场，国有企业要非国有化，即私有化。

第三，关于分配制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第四，关于宏观调控。一种意见认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应当结合起来，不应对立起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复归，因而反对宏观调控，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去自行调控。

如此等等。

这些争论，决不是无谓的争论，而是原则性的分歧，是分清重大是非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同一问题，常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除了认识问题之外，这往往是对立的利益趋动的结果。大款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常是难以协调的。

在自然科学中，重复试验通常可以判断学说的真伪。50年代初，有人宣布从解剖学上发现了经络系统的存在，并公布了一组相片。果真如此，那将是一大科学发现。可是，其他解剖学家重复解剖的结果，证明这一所谓科学发现是不真实的，经络学说仍然是没有解开的谜。近几年，有人宣布发明了水变油。果真如此，那将是一大科学发明。可是，水变油的发明根本不符合科学常识，更经不起重复实验的检验。科学实践证明水变油是伪科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不是一门可以重复试验的科学。因此，这就会比较容易地给错误理论留下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在经济思想史上，谬种流传的例证是屡见不鲜的。经济学的这一弱点，还会使一些人养成一种很坏的学风：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下功夫，也不在西方经济理论上下功夫，不下苦功研究现实，也不下苦功研究历史，而是琢磨着怎样以惊人的速度制造惊人的理论。大家知道，泡沫经济的后果是严重的。同理，泡沫经济学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但是，经济理论终究要受到实践的检验。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自行调节论没有经受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检验而宣告破产，凯恩斯主义没有经受住70年代滞胀的检验而宣告失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经受住90年代初俄罗斯实践的检验而宣告失败。

经济理论的试验不是实验室中的试验，而是社会的大试验。错误的经济理论一旦变成社会实践，就可能成为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付诸实施的结果是：生产猛降，到199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下降了60%；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从1990年12月到1995年5月，消费物价涨幅高达3469倍；推行了私有化，到1995年上半年，私有化企业已占原国有企业的70%；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形成了新资产阶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全面

资本主义化的国家。

我国有那么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比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走得还远。

例如，凡勃伦在 1898 年就提出（西方）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过了 85 年以后，艾克纳在 1983 年又提出（西方）经济学还不是科学。他说，“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了。……由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把它数学化而变得相当精致，但其核心与凡勃伦时候则相差无几。”^① 可是，我国有人竭力赞美西方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科学，具有“一般的科学意义”。

例如，萨缪尔斯承认：“总的看来，意识形态在整个经济思想的广阔领域中的普遍盛行已经得到公认。”^② 可是，我国有人竭力否认西方经济学中普遍盛行的意识形态，断言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经济学，是“人类共同财富”，从而也是“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

例如，斯蒂格利茨（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认为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③ 可是，我国有人却竭力推崇科斯定理，企图把科斯定理作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

例如，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批判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认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可是，我国却有人竭力颂扬这些理论，企图用边际效用论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变种“按贡献分配”来冒充按劳动分配。

例如，丹尼尔·贝尔认为西方经济学处于范式危机之中，他说：“不仅（西方）经济理论中出现了危机，而且经济理论本身也出现了

^① A.S. 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79 页。

^② 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S. 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31 页。

^③ Joseph Stiglitz,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State, Basil Blackwell, 1989.

危机。”^①可是，我国有人竭力否认西方经济学存在范式危机，相反，却断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存在范式危机。

如此等等。

我国有那么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不能用冷静的科学头脑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和解剖。他们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显性的意识形态成分都视而不见，当然就更无能力识别隐性的意识形态成分。例如，他们只看到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有用的数学形式，却看不出它的理论基础是生产要素价值论。与此密切相关的，他们欣赏新古典欧拉定理即产量分配净尽定理的所谓数学精确性，却看不出这就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种情况使人们有理由担心，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庸俗经济学，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有庸俗经济学。顺便说一句，有人否定西方经济学的阶段性，恐怕用意之一就是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区别。

大量事实说明，这些经济学家认识问题的敏锐性甚至不如西方经济学家。举例来说，琼·罗宾逊、埃弗赛·D·多马都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认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具有首创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建立增长模型的基础。可是，他们在建立增长模型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由 C、V、M 三部分组成的学说。因为他们看出这三个字母不只是三个数学符号，而是内涵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同他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完全对立的。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搬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分配论，却看不出这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完全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

^① 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例如，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就必须把它同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欧拉定理分离开来，还必须把它的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基础抽掉，然后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一元的价值生产函数，在马克思使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的使用价值生产函数。

我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但是，这个旗帜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意见分歧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研究资源配置，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虽然国内外都有人试图区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但是都未见成功。我们在这里仍然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义语。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互用。在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也常常是同义语。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提法，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还值得注意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义语：“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

*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